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戈壁的“刺”

■本期观察 崔博识

荒凉戈壁,目光能够得着的地方是无边无际的黄沙。细细看,一簇一簇骆驼刺钻进眼里,成为漫漫黄沙中唯一的生机。

新疆军区某边防团霍尔果斯边防连防区里,骆驼刺就像守在这里的兵,见证着与坚守有关的岁月。

“铁刺”

324号界碑旁,光秃秃的盐碱地上,一片骆驼刺十分显眼。

那是一个深秋,一名战士在巡逻途中,不小心被脚下的砂石绊倒了。一簇骆驼刺划破了他的迷彩服,他的后脖颈时渗出血来,鲜血染红了骆驼刺。

返回哨所,连队军医帮他处理了伤口,那是个长10多厘米的“口子”。年轻战士却觉得,这簇骆驼刺和自己有缘……第二天巡逻时,他将那簇骆驼刺移栽到了界碑旁,希望它在界碑旁扎下根来。

这簇骆驼刺越长越大,东一簇西一簇地连成一小片,每一簇互相能够望得到,但彼此枝叶却够不到,显得有些孤独。每当官兵们巡逻至此,都会用自己舍不得喝的淡水浇灌它。

因为有了边防战士的呵护,一天一天,骆驼刺渐渐延伸到边境铁丝网下面,枝干也愈加坚硬,大家便给这片骆驼刺起了个名字——“铁刺”。

多年后,栽种“铁刺”的那名战士即将退伍。离队前一天,最后一次巡逻,他在自己移栽的那片骆驼刺前默默流泪。

15年了,这条边境线他不知巡了多少遍。他熟悉这里的漫天黄沙以及湛蓝天空。在他眼中,世界就是戈壁,就是大漠,就是天空中偶尔掠过的一只叫不出名字的鸟,就是他栽下的这簇“铁刺”。

在他走以后,这里还是老样子:黄沙、戈壁、界碑、骆驼刺……一茬茬边防军人继续用青春浇灌着“铁刺”,也记住了那个“栽刺”的人——张清云。

那年9月,新建成的霍尔果斯国门即将启用。年近八旬的张清云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消息,他在儿子陪伴下来到阔别几十年的边防连,想看看那片“铁刺”。

驱车行进在连队防区里,几小时后,边防线上的骆驼刺再次出现在视线里,张清云的眼泪不经意间划过脸颊。

“我老了,很难再有机会回来看看它了。骆驼刺是6月开花的,错过了这个花季,我们只能在梦里再相见了……”望着车窗外无垠的戈壁,张清云怅然若失。他的话,连队指导员胡晓宇记在了心上。

又是一年盛夏,张清云收到一封来自千里之外的信。他戴上老花镜,缓缓开启信封,一张书签掉了出来——那是一朵骆驼刺花,红彤彤的颜色正是那片让他魂牵梦萦的风景。

刺花

盛夏,戈壁训练场边的骆驼刺花像往常一样盛开。

“川哥,有人来看你了。”听闻对讲机中传来的喊声,中士陈贵川走出训练场。

营区会客室内,他的妻子刘巧正低头开着行李箱。陈贵川又惊又喜,他一手夺过箱子,一手扶妻子坐下:“你来咋都不跟我说一声呢。”

“你说想吃我做的火锅……这不,我熬了一大袋火锅底料带来了。”几天后的中午,全连官兵都吃上了火锅。

第二天,陈贵川带着刘巧在营区周边散步。在那片满是砂砾、看不到一点绿色的山坡上,这个重庆妹子忽然发现在砂砾缝隙之间,生长着一种植物,还开出紫红色的小花。

刘巧惊奇地问,它叫什么名字?陈贵川回答说,它叫骆驼刺。刘巧说啥也不相信:“它看上去是那么娇小柔弱,和那高大粗壮的骆驼毫无相似之处,怎么会叫这个名字?”

“骆驼刺花漂亮,它总是让人不得不相信奇迹的存在。不然你无法解释这不可思议的花。你无法想象它的种子是从哪儿来的,它是靠什么长出来的,它细细的花茎为什么没被风沙折断;它依傍的黄沙如此贫瘠,为什么没被渴死……”那天,陈贵川向刘巧许下承诺,戈壁上的骆驼刺花,就是他俩爱情的见证。

去年11月,陈贵川和刘巧的儿子即将出世。连队指导员胡晓宇从战友口中得知了这个好消息,他主动找到陈贵川说:“老陈,组织特批你回家探亲。”

陈贵川特意搞下一些骆驼刺花,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玻璃瓶里。捧着瓶子,他踏上了回乡的路。

儿子降生时,那瓶骆驼刺花就摆放在刘巧床前。陈贵川对她说:“骆驼刺花是最美的花。”

边关长镜头“七一”特别报道·远方与初心

“人生就像一列火车,不要只盯着车厢里的那些人和事,要多往窗外看。往远方看,就能看到更大的风景。”在日记里,坚守北疆18年的雷达老兵胡勇华留下了这段诗意的独白。

他的远方,寄托着他的初心。他的远方,就是雷达方舱这个阵地。他的远方,就是巴丹吉林沙漠这片热土。

——编者



远方的凝视。

“无人区”里的海阔天空

■本报特约记者 胡晓宇 通讯员 梁云霄



晨曦

戈壁滩的朝霞,来得更晚一些。戈壁滩上的坚守,源于无时无刻、日复一日地凝视,这也是雷达兵闪光而质朴的本色。

席博博摄

忘食琢磨新装备,每个键、每个功能,一个一个摸索……

一天,雷达显示屏上突现一批不明空情。担负值班的胡勇华,边向上级报告边跟踪。目标忽隐忽现,全程消失4次。凭着过硬技艺,他和战友一直将目标监控……

后来,随着雷达兵模拟训练系统升级,计算机知识薄弱的胡勇华为难了。那年金秋,团队组织比武,胡勇华成绩尴尬:人工课目满分,信息化操作不及格。

回到连队,他开始钻研新系统。一个冬日,雷达显示屏上突现一个可疑的光点,胡勇华正蹙眉判断,团长电话进来:“迅速给出判断意见!”

“判定为模拟电子干扰。”胡勇华冷静报告。

不久,上级召开空情研讨会,团长将这批目标带去研讨,专家们定性为“疑似电子干扰”。时任营长曾建辉服了:勇华上机值班,我放心。

广漠杳无穷,奔跑向远方

雷达站位于边境一线。环顾阵地

四周,大漠一望无垠。唯有雷达如“铁树”,为“沙漠孤岛”增添了一抹生机……

“铁树”是天空的眼睛。”当兵第4年,胡勇华开始带教新兵。他一遍遍叮嘱新兵:“这双‘眼睛’不能有半点差池。”

“我带教时差一毫米,他们可能要差一米。”显示屏上单调的目标方位距离,在他心中分量千钧。这些年,他竭尽所能,带出了一百余名操纵技术骨干。

大风嘶吼的一个夏日,一批直招士官分配到单位,胡勇华奉命带教。其中一名叫曾昭停的湖南同乡,考核次次“拖后腿”。

“成绩总是上不去,当两年兵就回家。”胡勇华找曾昭停谈心,这个小伙子毫不隐瞒。

“你把兵当好。”每天,胡勇华第一个上机,他让曾昭停挨着自己坐,跟着练。不久,小曾考试及格了。再练,名字排在了成绩单中游……这个18岁的小伙子激动得眸子里闪烁着小火苗,“班长,原来我真的可以!”

后来,曾昭停被分到更为偏远的雷达站,胡勇华为他鼓劲。再后来,他代表连队参加旅比武,夺得专业第一名。

那年初秋,上级组织雷达兵操纵专业骨干集训,胡勇华是5名教练员之一。

“面对的是全战区的骨干精英啊。”胡勇华有些忐忑。他每天守着方舱,在处置空情中反复验证课题效果。眼睛干涩困乏,用冷水洗把脸,又坐回战位……

后来,胡勇华受邀为参加空军某专业比武竞赛的选手授课。登上空军讲台,他深呼吸:前几排,坐着比武选手和带队领导;后几排,是佩戴着校官、文职军衔的某部教员们。

“你怎能对装备研究得这么深?”课后,许多参赛选手围上来提问。胡勇华笑着回答:“我喜欢琢磨装备操作,而操作又需要理论支撑,这样的连锁反应,逼着我不断学习。”

广漠杳无穷,奔跑向远方。几年间,胡勇华行程数万公里,为近千名官兵讲课。

那年元旦刚过,胡勇华受领空军雷达专业授课任务。这是这个大漠里走来的雷达兵第二次登上空军讲堂。

头顶边关月,心装大世界

黄沙漫南起,白日隐西隅。

这是大漠雷达站的常态,就如胡勇华多年不变的奔跑姿态。“在这里,必须抓住一种向上的力量。”他说。

他的“向上的力量”,是初心,更是能力。

一年仲夏,胡勇华摸索研究某新型雷达装备。担负战备值班时,他发现操作界面中有个“隐蔽功能”。反复验证,胡勇华像在沙漠中发现绿洲:“为啥不能把这个功能推广出去,作为提高预警探测能力的绝活呢?”

开始研究,他发现,要分析透这个难题,“目标三维成像技术”是重点。胡勇华一天到晚“焊”在方舱里摸索……

连续16个月,他阅读资料、操作比对、分析论证,最终攻克难关。

3年后的酷暑,一场体系对抗演练激战正酣。一天,值班的胡勇华发现,目标起飞时为两架,飞出一段距离后,目标信号形状有细微变化,他运用新技法甄别,霎时惊出一身冷汗:“只有一架!”

“还有一架呢?”他的判定惊动了上级指挥所。经查证,此批目标起飞时确是双机编队,僚机因故障迫降在沿途机场。

“老兵威武。”实际结果印证了胡勇华的判断。

“为了干好手中的活,总想找到没有挖出的装备潜能。”刻苦学习钻研中,他走上更高的平台——旅年度军事训练工作谋划、上级机关组织战斗力建设集训……他都是特邀代表。

2016年,胡勇华所在单位归属发生变化。酷暑,他跟随部队远程奔袭执行试飞保障任务。每天,目标一升空,他便盯着屏幕中的目标信息,掌握飞行轨迹,尝试多种反干扰方法。半个月后,他成功完成试飞保障任务。

翌年,胡勇华面临转改,所在雷达旅再次经历编制体制调整。

这名“兵参谋”奉命奔赴一线雷达站摸训练底数、查问题弱项。越戈壁、涉大漠、上高山,两个月行程3000余公里,他将一份调研报告摆在旅长案头……

“风沙肆虐时,沙子激情澎湃。”一位西部诗人这样吟诵。熟悉胡勇华的人都知道,面对使命,他就像激情飞扬的沙子。

如今,他又开始了新的探索。身处“无人区”,这名边关老兵的目光投向更远的远方……

边关记忆·那年那月

那匹不语的“骡子兵”

■李俊

那匹骡子,是用来帮着边防官兵驮水的。

起初山上没有水,路也还未修好,因此上级为这个驻守高原的边防连配备了骡子,每天由一名战士牵着它到山下拉水。

在藏北那个苦地方,日子总归还是过着。守在这里的人,是某边防连的数十名军人。

军人的行列里出现骡子,也不算新鲜事。

当年,对于那些一年四季很难吃上新鲜肉和蔬菜的年轻战士来说,骡子是他们唯一能见到的动物。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高原,别说动物的踪迹,连一抹绿色也难寻觅。边防连队的老兵说,守在这里,的确是需要一点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。不然时间长了,人真的会发疯。

曾有一名刚上山的战士,实在受不了缺氧的折磨,忍不住对连长说:“要是我不行了,千万别救我。”看着流泪的战士,连长心疼地哭了——他也是30多岁的人,守在藏北无人区,承受的压力又哪里小呢?

高原吃水难。最初,他们砸冰取水,用铁桶一桶桶地往宿舍拎。山那

边没有路,他们硬是走出了一条路。前往冰山那边的路还很长,实在没法子,上级就配发了这四匹骡子。骡子算编制,能顶一个人力。

骡子上山那天,战士们敲锣打鼓,对这名“无言战友”的到来表示了欢迎。在大家心中,它也是个兵。

原以为“骡子兵”会发挥很大的作用,事实上在夏天它的确发挥了作用,但到了冬天,由于雪太大、天太冷,骡子整日里眼泪汪汪的,在路上总是乱甩骡子,发出阵阵撕人心肺的嘶鸣。

年轻的战士看着心疼,每天夜里把它牵进帐篷。有时候,“骡子兵”发起犟脾气,大家对它也很迁就,更没见谁舍得用鞭子去抽它。

“不想干便退役嘛,何必这么糟蹋咱们的兵呢?这水有多珍贵,你不知道嘛!”夏天,“骡子兵”在运输途中一个跟跄,铁桶里的水溅出了一些,负责

驮水的士兵不失幽默地对它说。

这是一个湖北兵。每次冬天取水,到了半路,他都要把“无言战友”身上的冰块取下来自己背一会儿。他憨笑着说:“换换肩总会好一些”。

他们就像一对默契的战友,一前一后,默默无言地往山上走。雪,无声地落在他们的头上脸上肩上。远方连绵的雪山,也无言地看着他们静静地走着走着。

过了几年,“骡子兵”渐渐瘦了下去。战士们看到它病恹恹的样子,心里格外难受。上级配发的“骡子兵”的主副食不够吃,湖北兵便时不时给山下的战士们打电话,让他们在送物资的时候,多带些草料来。

一个冬天的夜晚,“骡子兵”发出阵阵悲鸣。睡在它旁边的湖北兵醒来了,他看到它眼里噙满了泪水,然后“咕咚”一声倒在了地上。

湖北兵号啕大哭起来。哭声惊醒了整个边防连的战友,他们赶忙来到帐篷里,几十个来自五湖四海的汉子们个个一言不发,泪水在他们的眼里转圈圈。

一个刚上山不久的小战士不知深浅,对班长说:“雪下了半个月,补给运不上来,咱们好久没吃过新鲜肉了……”

班长在他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。一时间,在场所有人都把愤怒的目光投向了它,这名小战士低下了头,不敢再吭声了。

第二天,连队官兵在山上举行隆重仪式,安葬了“骡子兵”。在他们的眼里,它是连里的功臣。他们像悼念牺牲的战友那样,对着无言战友的墓碑,默哀敬礼。

许多年后,的一个夏天,我还是一名高原汽车兵,送物资到了藏北。在与连队官兵聊天时,一名战士一边讲

述,一边把我带到几个孤独的坟冢前,他说那里埋葬着连队几位牺牲在藏北的战友。

我们在坟堆前默默地坐着。风拂着我的衣角,仿佛在娓娓叙述边防军人的故事。最后,他指着一个较大的坟冢说,那是一个特别的“兵”。

于是,便有了这个“骡子兵”的故事。半晌,他对我说:“我,就是那个提出要吃它肉的兵,你说我当初怎么那样蠢呢。”那名战士的声音,有些哽咽。

临别之际,我和那名战士互相道别。雪山依旧无声无息,就像那些默默坚守在这里的边防军人一样。

许多年后,我仍会时不时地想起这一幕……每次想起,眼中时常盈满了泪水。

版式设计:梁晨